

澳華新文苑

第1179期 (B)

直面歷史創傷

——韓江榮獲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有感 何與懷

2024年10月10日，瑞典學院將2024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五十三歲韓國女作家韓江(Han Kang)，授獎理由是“她的散文充滿詩意，直面歷史創傷，揭示人類生命的脆弱”(for her intense poetic prose that confronts historical traumas and exposes the fragility of human life)。

2007年，韓江出版長篇小說《素食者》(The Vegetarian)。這部被評論家稱之為“超現實主義顛覆性小說”，書寫的是受難的女性。女主人公英惠在一場噩夢之後，決意拒絕肉食，甚至把自己當成一株植物。書中描寫她面臨家庭和社會四面八方的各種暴力，融彙了關於暴力、美、欲望、罪和救贖的種種疑問。讀者感覺，全篇行文如詩，捕捉瞬間掠過的情感，勾勒出這位女性無奈又痛苦的命運，有如一則黑暗預言。這是她第一部翻譯成英文的作品，讓韓江獲得國際知名度，並於2016年榮獲重要的曼布克國際文學獎，成為首位獲得此獎的亞洲作家。顯然，《素食者》是韓江非常重要的作品。

不過，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成員也是瑞典著名作家帕姆(Anna-Karin Palm)女士建議，初識韓江的讀者可以先看韓江所寫的《少年來了》。她評析，這部長篇小說展現“生者與亡者總是彼此交纏，歷史創傷如何世代承襲”。韓江“強烈、抒情”的文筆撫慰了歷史暴力，“書寫非常溫柔但精準，對於喧囂的威權暴力帶來反作用力”。

我非常認同她的建議和評析。作為一個華人，我看了《少年來了》後的确感觸很深。有人認為，這部作品對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具有重大影響。這說明評委會始終堅守自己的基本准則，雖然讓很多人大感意外。

韓江這部代表作於2014年問世，2016年英文版出版，書名為“Human Acts”。該作中心人物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年東浩，以他的死亡貫穿全篇，帶著讀者回到了1980年韓國光州民主運動現場。當年5月18日那一天，獨裁政府發動了大屠殺，東浩在守護市政廳的最後時刻被戒嚴部隊擊斃。全書分為六章和一個尾聲，每一章以不同人物觀點、以不同人稱視角講述故事，讓讀者真切地感受到少年東浩、東浩的好友正載，以及和東浩萍水相逢的那些人，在事件當時和之後內心的所思所想。韓江也以這種獨特的敘述方式揭示了這個“光州事件”對幸存者後續的影響。她如實寫出了社會的苦痛，追求民主自由要

經歷的苦痛。這是一部既悲痛又恐怖的長篇小說，散發悲傷心碎和悔恨之情——直面歷史創傷！

書中這樣描寫死亡：
我們的軀體以十字形層層交疊。有個大叔的軀體垂直疊在我的肚子上，大叔的肚子上又疊著一名陌生大哥的軀體。那個大哥的頭發落在我的臉上，他的膝蓋後方又剛好壓在我沒穿鞋的腳上。我之所以能夠看見這一切，是因為我和我的軀體緊緊黏在一起不停飄蕩的緣故。他們快步走了過來，身穿迷彩軍衣，頭戴鋼盔，手臂上別著紅十字臂章。他們以兩人為一組，開始將我們的軀體往軍用卡車丟，像是在搬運穀物袋一樣，機械性地拋擲。我為了不要和軀體失散，死命黏著我的臉頰、後腦杓，搭上了軍用卡車。詭異的是，這世界裡只有我一人，看不見其他靈魂。儘管有好多靈魂就近在咫尺，我們也無法看見、感受到彼此。可見黃泉再見這句話根本不成立。第一座堆成人塔的那些軀體最先開始腐爛，上頭爬滿了白色幼蛆。我默默看著我的臉一塊一塊腐蝕，五官已經變得模糊不清，輪廓也不再清晰可見，任何人再也辨別不出那個人是我……

書中發出這樣痛苦的拷問：
有些記憶是時間治愈不了的傷痛，不會因事隔多年而變得模糊或者遺忘，吊詭的是，時間越久反而只會剩下那些痛苦記憶，對其他回憶則逐漸麻木。世界變得越來越黑暗，就像電燈泡一顆一顆壞掉一樣。包括我自己也可能自殺，我心知肚明。現在換我想要問先生您一個問題。所以說，人類的本質其實是殘忍的，是嗎？我們的經歷並不稀奇，是嗎？我們只是活在有尊嚴的錯覺裡，隨時都有可能變成一文不值的東西，變成蟲子、野獸、膿瘡、屍水、肉塊，是嗎？羞辱、迫害、謀殺，那些都是歷史早已證明的人類本質，是嗎？

書中這些淋漓盡致的描寫和拷問，讓人不寒而栗，並感受到得來不易的自由的珍貴。

韓江之所以深入探討暴力的可怕，生命的脆弱，起因就是這個“5.18慘案”。她於1970年在光州出生，十三歲時看到父親給她的一本相冊，目睹了那場慘劇。她後來在採訪中回憶說，那本相冊成為她“對人類進行根本性質疑的機密的契機”。寫作《少年來了》時，她在心理上經歷了巨大的痛苦，“寫作過程中幾乎每天都在哭，有時寫三行文字就要哭一個小時”。她坦承，作為光州人，在光州慘案前幾個

重陽節——菊

塵埃

艷秋無菊不重陽，千花調低獨你唱。吾居南國千里外，可否約雪觀雲霜？
今秋同與昨秋涼，菊品不改貴為黃。盡染滿園同一色，歲歲重陽雨一場。
藍天走失泣河殤，夜間鶯歌曲繞梁。酒後醉吟九月九，大風送我回故鄉。
一盞菊酒茱萸會，望遠春風秋裡藏。幾人登高暢秋志？傲骨血性觀華傷。

月離開光州，從此一家人都被“幸存者內疚”折磨著。韓江的文學生涯就像是在贖罪。她在意大利“馬拉帕蒂文學獎”得獎感言中說：

“這本書不是為我個人而寫，我想將這本書獻給我的感覺、存在，以及在光州民眾抗爭中不幸身亡者、幸存者，還有罹難者家屬。……最終，不是我幫了他們，而是他們幫了我。我什麼事也沒做，只是寫了一本書而已。”

當然，單單“贖罪”不會成就她。她在贖罪中升華了。而且，她是幸運的，假如沒有那場歷史慘劇之後出現的社會巨變，她“只是寫了一本書而已”很可能都沒有可能。

那場大屠殺的受害者據研究估計有600至2300名，真是相當慘烈。但是，以此為契機，民心大變了。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，韓國逐步民主化。1997年，5月18日被確定為光州事件的全國紀念日，並建立了一個國家受害者公墓。調查證實了軍隊犯下各種暴行。2011年，光州起義的文件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。每年5月18日這一天，韓國總統都要來光州發表講演，緬懷長眠此地的烈士們對韓國政治民主化的貢獻。

正是在民主自由的政治環境下，韓國經濟蓬勃發展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。人們有了思想、言論、創作自由，各種討論禁區消失，文學藝術開始井噴，文化成就輝煌。

在自由的環境中，韓國的知識分子，韓國的作家藝術家，充分發揮對社會的責任感。他們為沉重的歷史痛徹心扉。他們為逝去的故人、受傷的同胞、多災多難的民族吶喊。他們直面歷史創傷。韓國文學藝術作品，不僅不避諱歷史上的敏感事件，還會大書特書。關於1980年光州民主運動的作品，除韓江的小說《少年來了》外，電影電視劇等其他作品據統計就有上百部。

這種“敢言”，正是韓國文化繁榮、取得輝煌成就的關鍵因素。

而這種“敢言”，又得到全社會的認同。10月10日韓江榮獲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傳來，韓國民眾紛紛表達了興奮之情和致敬之意，沒有人用“只有出賣祖國才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”這句話來把韓江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，沒有人給她扣上“韓奸”、“賣國賊”、“反動文人”的帽子。韓國總統尹錫悅更在第一時間便發表聲明說“這是韓國文學的偉大成就，也是舉國歡慶的時刻”。他在聲

明中特別贊揚韓江女士有能力捕捉韓國近代史上的痛苦片段。

前文說了，作為一個華人，我看了《少年來了》後感觸很深。我自然想到中國的“六四”事件。

“六四”是一個悲壯的歷史篇章，跟韓國光州事件相比，它的規模更大，它的悲情更為壯烈。但是，如果說光州事件的血沒有白流，它直接孕育了韓國的民主化，催生了如今的民主議會制度；非常不幸，中共當局走的顯然卻是另外一條路子。“六四”之後經過二十多年的政治演變，竟然在中國出現了習近平這樣一個倒行逆施的獨裁專制政權。今天中國，在思想和表達都被壓抑的環境中，人文凋敝，難有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誕生。

韓江榮獲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之際，我自然也想到中國的莫言。莫言的文學風格和韓江非常不同，但在暴露黑暗上，在給人的沉重感、傷痛感方面，有些類似。莫言就說了：“我有一種偏見，我認為文學作品永遠不是唱贊歌的工具。文學藝術就是應該暴露黑暗，揭示社會的不公正，也包括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，揭示惡的成分。”莫言以他眾多的優秀作品踐行他的宣言。

莫言也拿了諾貝爾文學獎，但那是十二年前。他開始成名，更是在中共執政比較寬鬆的上世紀八十年代。而今天，他敢寫出《生死疲勞》《紅高粱》《酒國》《豐乳肥臀》《蛙》這些曾經讓他獲獎無數的作品嗎？他能嗎？即使寫出了，哪間刊物媒體敢發表？！哪間出版社敢出版？！

莫言現在是真莫言了。有人更點出：莫言之後無莫言。的確，如果文學藝術不能直面歷史創傷，不能暴露黑暗，不能揭示社會的不公正，不能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，那是非常蒼白的，也是非常可悲的。

“一個民族，要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。”讓我們呼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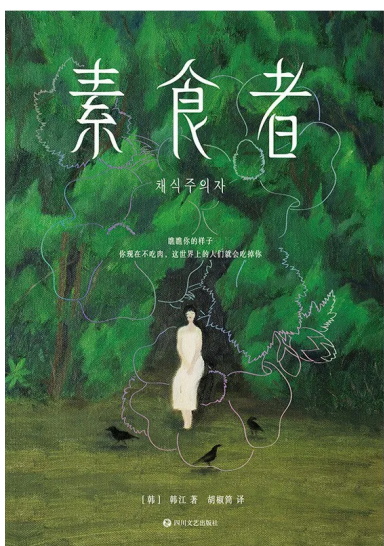
(10月13日於悉尼)



■韓國“光州民主運動”歷史照片。



■韓江女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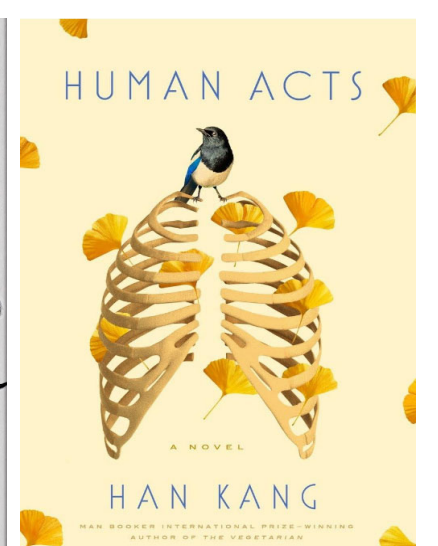
■韓江小說《素食者》



■韓江小說《素食者》英譯本



■韓江小說《少年來了》



■韓江小說《少年來了》英譯本